

趙二至四

魏一

戰國策詳註

第四冊

戰國策詳註

卷十九

趙二

蘇秦從燕

平聲下同

之趙始合從

縱下同

說

去聲

趙王曰

「天下之卿相

去聲

人臣乃

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

去聲

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

奉陽君妬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客遊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

捐館舍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獻其愚效愚忠爲

去聲

大王計

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爲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

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

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

晉扶下同

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

絕人之交願大王慎無出於口也請屏

上聲下同

左右白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

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氈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

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

效實五伯

去聲下同

之所以覆軍禽

擒

將

去聲

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

而爭也。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爲去聲大王願也。大王與秦，則秦

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則上

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

則南陽動；劫韓包周，則趙自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晉秦欲已得行於

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

臣之所以爲去聲大王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強。趙地方二千里，

帶甲數十萬，車千乘。去聲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

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

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

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稍蠶食之，傳之國都而止矣。韓

魏不能支秦，必入臣韓魏。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中去聲於趙矣。此臣之所

以爲去聲大王患也。臣聞堯無三夫如字之分去聲，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

百人之聚，以王去聲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立爲天子，誠

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敵國之強弱，內度其士卒之衆寡，賢與不肖，不待

是雖說
士而據秦
安諸侯
使天下小
民安枕
以氣弱
御市一
無豪傑
之舉
秦弱
也

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見於胸中矣。豈闇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爲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今見破於秦，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察五味之和。前有軒轅，後有長庭，美人巧笑，卒_猝有秦患而不與_{聲去}。其憂是故橫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揭_通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之也。臣聞明王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強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儐_通秦。令天下之將_{聲去}相與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皋，魏塞午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

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擯秦。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伯去聲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莅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爲武安君。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讀如屯以約諸侯。

註釋

蘇秦

洛陽軒里人

從燕之趙

秦說燕文侯。文侯因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

合從

一見楚

趙王

肅侯語。時肅侯十六年。

奉陽

君

肅侯弟。名成。爲趙祖。蘇秦初至趙。奉陽君弗悅之。因去之燕。

捐館舍

謂歿也。

擇交

與諸侯交。

齊秦爲兩敵

皆爲趙之敵。

苦

言其力也。

絕人之交

暗指橫人。

屏

退也。

陰陽

言止兩端。指縱橫。

雲夢

見楚

封地

封內之地。

湯沐之邑

一見楚

效實

效致也。實。

謂財

垂拱

見齊

河外

見齊

宜陽

見東

上郡

見秦四

上洛注。案上郡。疑當作上黨。宜陽與上黨隔河連近。若上郡。則相去遠矣。上黨。見東周

河外割則道不通

魏弱與秦河外地。則道路不通上郡。

下軹道

軹道。在今陝西咸寧縣東。非前楚策之軹。秦兵下軹道。從東渭橋歷北道過蒲津攻韓。即南陽危矣。

南陽

見秦

劫韓包周

則趙自銷鑠

宜陽。新城。在周西。秦陽成泉。在周東。故劫韓則包周。趙都邯鄲。去韓殊遠。趙疑當作魏。劫韓則逼魏。故自銷鑠。下云

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向

趙。明此主韓魏言。不主趙矣。

據衛取淇

衛。濮陽也。今直隸濮陽縣是。漢志。淇水至黎陽入河。此云取淇。蓋指黎陽也。黎陽故城。在今河南濬縣西。

東

見秦

涉河踰漳

據番吾

大河故道。自今河南濬縣西南。北歷內黃。湯陰。安陽。臨漳。及直隸成安。肥鄉。曲周。而入大河。番吾。見齊一

言秦兵由黎陽北出。渡河踰漳。直走邯鄲。游兵循太行而北。據番吾。塞井陘。以絕代郡太原之援。則邯鄲危也。

邯鄲

見秦

常山

見楚一

此當是指

人即不
言固
出入
可也
子於
表力
馬

趙國都言若四封則清河見齊傅近也國都時魏都大梁韓都鄭大梁今河南開封縣鄭今河南新鄭縣三夫之分謂三百畝言其

少冥冥也橫人謂主連成和字瑟見齊五味酸苦甘軒轅檐宇之末曰軒外門曰轅一說軒轅星名象後宮流

言浮浪不根之言洄水見秦通質言通其交荆白馬以盟之殺白馬以爲盟也韓絕食道時秦未取巴蜀漢中伐楚

必出武關韓自宜陽道趙涉河漳與韓相援燕守常山之北恐秦聲言伐楚忽指燕趙也秦攻韓魏謂

蒲津之東攻之楚絕其後出兵武關以絕秦兵之後雲中古雲中城在今山西大同縣西北成皋見秦午道史記午作其索隱即河內之道鄭玄曰一縱一

橫爲午謂博關見齊武關見齊齊涉渤海史正記義齊從滄州渡河至瀛州滄今有隸滄縣東南瀛今直隸河間縣函谷關見西

荏臨武安見秦純東也

秦攻趙蘇子謂秦王曰「臣聞明王之於其民也博論而技藝之是故官

無乏事而力不困於其言也多聽而時用之是故事無敗業而惡不章臣願

王察臣之所謁而效之於一時之用也臣聞懷重寶者不以夜行任大功者

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去聲恭知智者功大而辭順故民不惡去聲其尊

而世不妒其業臣聞之百倍之國者民不樂洛音後也功業高世者人主不再

行也力盡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得而反靜聖主之制也功大而息民用兵之

道也今用兵終身不休力盡不罷趙怒必於其已邑趙僅存哉然而四輸之

戰國策卷十九趙二

國也。今雖得邯鄲。非國之長利也。意者地廣而不耕。民羸而不休。又嚴之以

刑罰。則雖從而不止矣。語曰。『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功大而權輕者。地

不入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故微之爲著者。

強。察乎息民之爲用者。伯去聲明乎輕之爲重者。王去聲。『秦王曰。『寡人案兵

息民。則天下必爲從。縱下同』將以逆秦。』蘇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爲

從以逆秦也。臣以田單如耳。爲大過也。豈獨田單如耳。爲大過哉。天下之主

亦盡過矣。夫下音扶慮收亡。齊罷平聲下同。楚弊。魏與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

臣以爲至愚也。夫齊威宣。世之賢主也。德博而地廣。國富而用民。將去聲下同武

而兵強。宣王用之。後逼韓。威魏以南伐楚。西攻秦。秦爲去聲齊兵困於殺函之

上。十年攘地。秦人遠迹不服。而齊爲虛戾。厲通夫齊兵之所以破韓魏之所以

僅存者。何也。是則伐楚攻秦。而後受其殃也。今富非有齊威宣之餘也。精兵

非有逼韓勁魏之軍也。而將非有田單司馬之慮也。收破齊罷楚弊。魏不可

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爲至誤。臣以從一不可成也。客有難去聲者。今臣

有患於世。夫刑名之家。皆曰。『白馬非馬也。已如白馬。實馬。乃使有白馬之

言如天 智者 下安兄 使 天下民 休息不 功何偉 大國一人 之私福而 也及養 仁不克 蘇氏二 人於此

爲也』此臣之所患也。昔者秦人下兵攻懷服其人。三國從之。趙奢鮑接將楚。有四人起而從之。臨懷而不救。秦人去而不從。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邪。耶亦忘其憎懷而愛秦。邪夫攻而不救。去而不從。是以三國之兵困而趙奢鮑接之能也。故裂地以敗於齊。田單將齊之良。以兵橫行於中十四年。終身不敢設兵以攻秦折韓也。而馳於封內。不識從之一成惡。平存也。』於是秦王解兵不出於境。諸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不相攻。

註釋

章明

趙怒必於其己邑

謂趙不敢出兵境外也

案止

天下

謂關東六國

田單

見秦

如耳

如姓耳名

魏大慮也

亡齊

齊湣王時爲燕所破故云

齊威宣

齊威王因齊宣王辟疆

宣王用之

案下皆湣王事

逼韓威魏

疑當作湣王

秦策齊中使韓魏之君謂此

南伐楚西攻秦

並見秦一四

殺函

見秦一

秦人遠迹不服

周赧王三十一年秦尉斯離與韓魏燕趙共擊

齊破之

虛戾

戾通厲室無居人曰虛死而無後曰厲莊子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爲虛厲身爲刑戮

司馬

疑即司馬穰苴依上文又當如是耳

白馬非馬

公孫龍子有白馬論其言曰白馬非馬可乎曰可曰何哉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

懷

周畿內邑戰國屬魏今河南武涉縣西南有懷縣故城周赧王五十年秦

用范雎之謀

趙奢

趙人仕趙封馬服君

鮑接

楚將

封內

四封之內

三張儀爲

去聲

秦連橫

說去聲

趙王曰

「弊邑秦王使臣敢獻書於大王御史大王收率天下以償

王收率天下以償

通聲

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矣大王之威行於天下

山東弊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

去聲

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

居懾處。不敢動搖。惟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秦以大王之力。西舉巴蜀。并漢

中。東收兩周。而西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辟

僻

遠。然而心忿悁。

音娟

含怒之

日久矣。今寡君有敝甲鈍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迎戰邯鄲之下。

願以甲子之日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臣先以聞於左右。凡大王之所信

以爲從

縱

者。恃蘇秦之計。熒惑諸侯。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欲反覆齊國而不

能。自令車裂於齊之市。夫

音扶下同

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爲昆弟之

國。而韓魏稱爲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求

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豈可得哉。今秦發三將軍。一軍塞午道。告

齊。使興師度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於成臯。歐

通歐

韓魏而軍於河外。一

軍軍於澠池。約曰。『四國爲一以攻趙。破趙而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

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切爲

去聲

大王計。莫如與秦遇於澠池。面相見而身相

結也。臣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相。

去聲

專

權擅勢。蔽晦先王。獨制官事。寡人宮居。屬於師傅。不得與

去聲

國謀。先王弃

棄

羣臣寡人年少

去聲

奉祠祭之日淺私心固竊疑焉以爲一從不事秦非國之

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剖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

通

行而適聞使

去聲

者之明詔於是乃以車三百乘

去聲

入朝

晉

澠池割河間以事秦

註釋

張儀

見秦

連橫

見秦

趙王

武靈王

靈王十五年

時武

秦王

惠王

大王御史

不敢斥言王故

云大王御史

督過

督者正其事而責之督過是深責其過也

舉巴蜀

見秦

并漢中

見秦

兩周

東西

九鼎

見東

白馬之津

見秦

一四 惛

也

澠池

見齊

甲子之日

武王克紂之日書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於牧野罔有敵

於我師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

熒也車裂

見楚

齊獻魚鹽之地

謂貢其

一軍塞午道

午道地名史記索隱在趙東

度清

河軍於邯鄲之東

古清河在今直隸清河縣西

歐

也

河外

河外對河內而言凡河之南皆

曰河外此似指今河南滑縣

先王

謂肅

奔羣臣

謂歿

河間

見秦

武靈王平晝閒居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念簡襄之

迹計胡狄之利乎」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臣

之論也是以賢君靜有道民便事之教動有明古先世之功爲人臣者窮有

弟

上聲

辭讓之節

通

有補民益主之業

此兩者君臣之分

去聲

也今吾欲繼

襄主之業啟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敵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

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勳

音扶下同

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知之慮

者必被庶人之恐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肥義曰

「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卽定負遺俗之慮殆毋顧天下之

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舜舞有苗而禹袒

入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

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

字如

之樂

音洛知

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知

也雖毆

音通驅

世以笑我胡地中山亦必有之」王遂胡服使王孫緤

音薛

告公子

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

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

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爲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爲上故明德

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

音路

志也事有所出功

有所止事成功立然後德且見也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議

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慕公叔之義以

成胡服之功使縹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

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

者聰明銳音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

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

義儀行也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叛學

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使去聲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卽之公叔

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

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祝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

之民也黑齒雕題題音冠音縫音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

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

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況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

變知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

異於己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

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楫之用自常山以至

代上黨東有燕平聲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

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其參胡樓煩史記

無樓煩二字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兼戎取代以攘

諸胡此愚知智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引水

圍鄣非社稷之神靈卽鄣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

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

惡去聲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恥非寡人所望於子一公子成再拜稽上聲首曰

「臣愚不達於王之議史記作義敢道世俗之聞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

志臣敢不聽令一再拜乃賜胡服趙文進諫曰「農夫如字勞而君子養焉政

之經也愚者陳意而知智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國之祿也

臣雖愚願竭其忠」王曰「慮無惡擾忠無過罪子其言乎」趙文曰「當

世輔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禮之制也修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

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王

曰「子言世俗之聞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沉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

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

去聲

五伯

去聲

不同教而政。

知

智

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

心拘於俗之衆不足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承教而

動循法無私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遷達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爲己者

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釋之。」趙造諫曰：「隱忠不竭。」

同

之屬也。以

私誣國賊之類也。犯姦者身死。賊國者族宗。此兩者先聖之明刑。臣下之大

罪也。臣雖愚願盡其忠無遁其死。」王曰：「竭意不諱。忠也。上無蔽言。明也。

忠不辟

避

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知

智

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慮徑而易。

去聲

見也。

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辟

同

下

者亂民。是以莅國者不襲奇辟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

去聲

下同

非所以

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循禮無邪。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

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宓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

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

便其用故理世不必一道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去聲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之謂節衣服之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故聖與俗流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爲御者不盡於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於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註釋

武靈王

名雍

肥義

肥以猶爲氏義名

簡襄

趙簡子軾趙襄子無恤

錯質務明主之長

錯交也交相質證以明主

之長

襄主

即襄子史記武靈王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漳滏之險立長城又取蘭郭狼敗林人於往而功未遂

疑事無功疑行無名

商子疑行無成疑事無功

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

見商子更法篇

舜舞有苗

有苗三苗苗餘孽

三苗即今河南溪峒諸苗書大禹謨有苗弗率帝乃誕敷文德舞于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禹袒入裸國

後漢書東夷傳自朱儒東南行船一年至裸國淮南子禹之裸國解衣而入

衣帶而出

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

見商子更法篇

胡地

見秦

中山

見秦

不佞

明深也

義行

謂有所則而行也

使者

即王孫繅也

祝髮文身

祝勵也文身刻畫其身以爲文也莊子宋人資章甫而之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

錯臂

左衽

錯臂亦文身謂以丹青錯畫其臂衽謂衣衿衣衿向左謂之左衽

甌越

甌謂西甌即今廣東瓊山儋縣等地地屬南越故稱甌越南越今廣東及安南國地

黑齒雕

題

黑齒謂以草染齒爲黑山海經黑齒國爲人黑齒黑髮也黑齒國志雅題刻畫其面及身刻其几而青之或若錦衣步若魚鱗

冠

冠是鯁大鮎也以其皮爲冠前漢地理志會稽海外有東鯁人鮎冠

史記作却冠。稊縫稊，綦也。縫，紉之別名。河薄洛之水齊中山共之。今直隸靈晉縣大降澤一名廣阿澤，即古

猶言去冠也。河薄洛水，齊界景縣故城，中代見秦上黨見西東胡今直隸昌黎縣地樓煩見齊秦韓之邊蘭離石

秦地，澤潞韓地，參胡史記索隱：林胡、樓煩、東胡，是三胡，在今山西大同縣東北。晉陽見秦鄯故城在今直隸柏鄉縣北稽首下拜首至地也趙

文趙造並趙公族宓戲太昊伏羲氏，又曰庖犧，風姓，生於成紀。神農黃帝堯舜並見秦三王夏禹、商湯、周武王鄒魯無

奇行謂鄒魯好長纓，是奇服也。服非其志，皆淫辟也。而有孔門顏冉之屬，豈是無奇行哉。吳越無俊民言方俗僻處山谷，而人皆改易，不通大化，則是吳越無俊民，何得有延州

來及大夫種之屬哉。

五王立周紹史記作周紹為傅曰：「寡人始行縣過番吾，當子為子之時，踐石以上

者，皆道去聲子之孝。故寡人問子以璧，遺去聲子以酒食，而求見子。子謁病而辭，

人有言子者曰：『父之孝子，君之忠臣也。』故寡人以子之知智慮為辨足

以道導下人危足以持難去聲忠可以寫意，信可以遠期。諺云：『服難以勇，

治亂以知智事之計也。立傅以行去聲教少去聲以學義之經也。』循計之事失

而不累，訪議之行窮而不憂。故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傳王乎？」周紹曰：「王

失論矣，非賤臣所敢任也。」王曰：「選子莫若父，論臣莫若君。君，寡人也。」

周紹曰：「立傅之道六。」王曰：「六者何也？」周紹曰：「知慮不躁，達於變。」

身行寬惠達於禮威嚴不足以易於位重利不足以變其心恭於教而不快和於下而不危六者傳之才而臣無一焉隱中不竭臣之罪也傳命僕官以煩有司吏之恥也王請更論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周紹曰「乃國未通於王胡服雖然臣王之臣也而王重命之臣敢不聽令乎」再拜賜胡服王曰「寡人以王子為子任欲子之厚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溺苦於學事君者順其意不逆其志事先者明其高不倍通其孤故有臣可命其國之祿也子能行如是以身事寡人者畢矣書云「去邪無疑任賢勿貳」寡人與子不用人矣」遂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師比去聲以傳王子也

註釋

番吾

見齊

踐石

謂能騎乘者石乘馬石也

道

言問饋遺也詩雜

謁

猶告也

去邪無疑任賢勿

貳

虞書大禹謨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衣冠具帶黃金師比

史記匈奴傳黃金飾具帶一黃金青紕一注具帶腰中大帶青紕胡革帶鉤也案漢書作犀毗此作師比

實一物也

趙燕後胡服王令讓之曰「事主之行去聲下同竭意盡力徵諫而不諱應對而不怨不逆上以自伐不立私以為名子道順而不拂臣行讓而不爭子用